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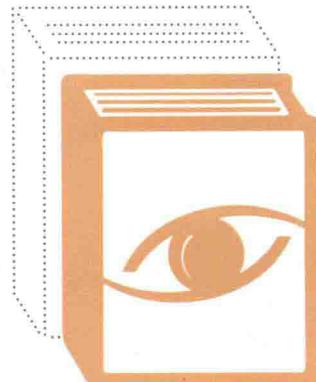
伍尔芙  
阅读笔记



# 如何读一本好书

[英] 弗吉尼亚·伍尔芙——著  
吴瑛——译

H o w      s h o u l d  
I r e a d      a b o o k



我们都以为自己是会阅读的，  
但是现在才发现，原来阅读确实是有方法的。

找到进入一本书的正确方式  
让每次阅读都成为一趟完美的旅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伍尔芙  
阅读笔记



# 如何读一本书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著  
吴瑛——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何去读一本书：伍尔芙阅读笔记 / (英) 伍尔芙著；  
吴瑛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594-1211-9

I. ①如… II. ①伍… ②吴… III.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486 号

---

书 名 如何去读一本书：伍尔芙阅读笔记

---

著 者 [英] 伍尔芙  
译 者 吴 瑛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10-83638551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 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2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211-9  
定 价 39.8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如何去读一本书        | _ 001 |
| 普通读者           | _ 023 |
| 寻找真实的多萝西·华兹华斯  | _ 027 |
| 走近简·奥斯汀的正确方式   | _ 041 |
| 简析《简·爱》和《呼啸山庄》 | _ 061 |
| 你真的了解乔治·艾略特吗   | _ 071 |
| 关于蒙田，我们知道什么    | _ 089 |
| 斯威夫特的《致斯特拉的日记》 | _ 107 |

我们为什么尊敬笛福 \_ 123

如何去读《鲁滨逊漂流记》 \_ 137

怎么看待艾迪生 \_ 151

哈代的作品好在哪里 \_ 171

好的随笔有什么特质 \_ 191

感悟现代小说 \_ 213

围绕文字的漫步 \_ 229

一间自己的房间 \_ 243

## 如何去读一本书

首先，我要特别强调我这个题目末尾的问号。即使我自己可以作答，问题的答案也只适用于我个人，而不是每个读者。事实上，当我们给别人提有关读书的建议时，最好就是让他们不要听从建议，而是要听从直觉，凭借自身的理性思维，得出自己的结论。

有了上述共识，我就可以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了，因为我决不允许这些想法束缚读者们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才是一个读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品质。归根结底，对于书籍，

人们能制定下什么规则呢？滑铁卢之战是在某一天打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哈姆雷特》是不是要比《李尔王》好呢？这一点谁也说不准。答案全由诸位读者自己决定。

然而，如果把那些身穿厚皮毛长袍的权威人士请进我们的图书馆，让他们指点我们怎样读书，读什么书，再为我们所读的书做出价值评价，这无疑是对自由精神的摧毁，也就掐断了精神圣殿的生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法规和惯例束缚着——而在读书方面，我们不用遵照任何规定。

但是，要想享受自由，我们对自己也要有约束，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不得不提。我们不能在无知又无助的状态下浪费我们的精力，就好比为了给一丛玫瑰花浇水，把半个宅子都洒湿了。我们必须当场自我培养，学会准确而有力地运用自己的精力。这很可能是我们在图书馆里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何谓“当场”？可能除了一大堆困惑之外，我们什么也说不清楚。这里有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还有词典和蓝皮书，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他们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

民族，处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习性。图书馆外，驴子在嘶叫，女人们在水泵边聊天，马儿在田野上奔跑。我们从何入手？我们如何才能从纷繁复杂的混沌中理出头绪，以便从我们所读的书里获得最深刻、最广泛的乐趣呢？

说起来很简单，既然书可以分为小说、传记和诗歌，我们就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个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的好东西。但是很少有人询问书本能带给我们什么。通常，我们以一颗模糊而矛盾的心来对待书籍，我们要求写小说一定要逼真，作诗却一定要歌咏虚假，写传记一定要极尽美化，记历史则要强化自己的偏见。如果我们能在阅读时打消这些先入之见，那么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值得赞美的开端。

不要向作者发号施令，而是要努力地变成作者本人。我们应是作者的合作者和同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不前，观望慎言，或是评头论足，你就无法从阅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但是，如果你能尽量敞开心扉，那么从书本的前几句开始，原先那些不易觉察的词语和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常人无法达到的生命状态。沉浸在这种状态中，去熟悉这个状态的点点滴滴，很快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

明确的。

如果让我们首先谈谈该怎样读小说，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一部三十二章的长篇小说看成是一座形式固定、控制严格的建筑物。不过，小说的语言可比用于建造的砖头难以捉摸，阅读也比观看建筑的过程耗时更长，复杂度更高。或许，要想了解小说家创作的各种要素，最快捷的方式不是阅读，而是写作，如此才能亲自体会一把选词造句的艰难险阻。不妨回想一下，有什么事情曾在你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象——比如街角处，你从两个正在交谈的人身边走过，此时，树影摆动；路灯散开的灯光摇曳起舞，这两个人谈话的腔调很是滑稽，但又有些悲哀。在那一刻，你仿佛能还原整个场景，拥有一个完整的构思。

但是，当你试图用文字重构这一场景时，你会发现它分裂成了上千个互相矛盾的印象片段。有些片段必须削减，有的则要加强，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许会完全失去对情绪本身的控制。如果是这样，你还是先把自己写出的模糊而凌乱的稿子放在一边，然后翻开某个伟大小说家的作品，去读一读笛福、简·奥斯汀或是哈代吧。此时的你能更好地欣赏他们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笛福、简·奥斯汀或托马

斯·哈代这些独特的作者，我们完全是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譬如，在阅读《鲁滨逊漂流记》时，我们仿佛走到了平坦的大道上，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所呈现的细节虽然多，但富有条理。如果说海阔天空和冒险经历是笛福作品的要素，它们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则是毫无意义。她的世界是一间客厅，这里有谈话的人，他们的交流就如同一面面的镜子，映照出各自的性格。而当我们已经了解奥斯汀笔下的客厅以及客厅中人物交流所反映的东西，只要一接触哈代的作品，我们又会感觉晕头转向。我们顶着星光，置身于一片沼泽之中。此时，心灵的另一面开始显现——这是人在孤独寂寞时才会出现的阴暗面，而非有人陪伴时的光亮面。在哈代的世界中，我们要处理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类天性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尽管这些作家笔下的世界千差万别，但每一个世界内部都是和谐一致的。每个世界的创造者都小心翼翼地遵守自己视野中的种种规则，所以，不管他们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紧张感，他们绝不会像某些二流作家那样常常在一本书中夹杂两种不同的东西，让我们困惑不已。所以从一个杰出小说家的作品读到

另一个杰出小说家的作品——从奥斯汀到哈代，从皮科克到特罗洛普，从司各特到梅雷迪斯——我们就好像是被拧着连根拔起，一会儿落到这儿，一会儿落在那儿。读小说是一门困难而复杂的艺术。如果你打算运用能被称作伟大艺术家的小说家们向你提供的所有东西，你不仅要具备极其犀利的洞察力，还要具备非常大胆的想象力。

不过，只要扫一眼书架上那些风格迥异的书籍，你就会发现作家们很少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且通常一本书也很难自称为艺术品。例如，那些跟小说和诗歌挤在一起的传记和自传，书写的都是伟人以及早已离世和被人遗忘的人们的事迹。我们是否因为它们不够“艺术”就拒绝阅读它们呢？或者说，我们仍然要读它们，只是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怀着不同的目的？傍晚时分，我们会踱步到一户人家房前，此时，百叶窗还未合上，屋内灯火通明，每一层楼仿佛都在向我们展示不同的人生状态，勾起我们的好奇——当我们阅读传记时，是否也应该首先满足相似的好奇心呢？然后，我们就会在好奇心的推动下阅读这些人的生活——仆人们正在闲聊，绅士们正在用餐，姑娘正在为参加舞会梳妆打扮，老太太坐在床边做着编

织。我们不禁问，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有过什么想法和冒险经历？

传记和回忆录会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它们把无数这样的宅子照亮，为我们展示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辛苦历程，成败得失，爱恨情仇，直到生命的终结。有时候，我们正在观望，宅子突然就黯淡下来，铁栅栏消失了，我们一下子被带到了海上；我们一会儿打猎，一会儿航海，一会儿征战；我们还与野蛮人和士兵为伍；我们投身于伟大的活动。如果我们愿意留在英国，留在伦敦，场景仍然会不断变换，街道变得窄了，房子也变小了，十分拥挤，透过镶着钻石的窗棂你能闻到阵阵臭味。

我们看见诗人多恩逃了出来，他实在无法忍受那薄薄的墙壁，孩子们一哭闹，声音就会破壁而入。我们可以跟随着他字里行间的线索来到特威克南，来到贝德夫人的公园，那里曾是达官贵人和诗人的聚集地；然后，我们又来到威尔顿丘陵地带中的大宅子，去聆听锡德尼给他的姐姐朗读《阿卡迪亚》；我们还可以漫步到沼泽地带，瞧一瞧经常出现在浪漫故事里的白鹭；我们接着又随另一位彭布罗克夫人安妮·克利福德向北旅

行，到她的荒野里，要不就一头扎到城市里，若是看到身穿黑天鹅绒外套的加布里埃尔·哈维正与斯宾塞就诗歌的问题争论不已，我们可千万别忍俊不禁。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总是黑暗与辉煌交织，探索其中，该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体验啊！但是，你也不能总留在那儿。邓波儿、斯威夫特、哈利以及圣·约翰那样的名家文人在召唤我们，要想厘清他们之间的争论，破译他们各自的性格，花上一个又一个小时也不过分。如果我们将他们心生厌倦，我们可以继续前行，绕过一位着白衣、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去找约翰逊博士、格尔斯密和加立克。你要是愿意，大可渡过海峡，去见见伏尔泰、狄德罗和德芳侯爵夫人，然后再回到英格兰，回到特威克南——真是故地重游，故名重现！

那里先有贝德福德夫人的公园，后来又有了蒲柏的住所。一路走来，你还会到达瓦尔波尔在草莓山的家。他会给你介绍一大堆新相识，让你马不停蹄地去各家拜访。按门铃前，你难免犹豫片刻，比如你站在瓦尔波尔所爱的贝丽斯小姐门前，突然瞧见萨克雷朝你走来，他是这位小姐的朋友。如此一来，你只要通过朋友间互相介绍认识，从一个花园踱到另一个花园，

从一户走访到另一户，就相当于从英国文学的这一端畅游到了另一端，猛然醒悟又发现自己还是在现实中，不过此时的你得有能耐区分此时此刻与过往时光的差别。

这也正是我们解读作家生活和信件的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以此照亮过去年代的许多窗口，透过它们去看看那些死去的名人的生活习惯，甚至幻想自己能与他们非常亲近，足够发现让作者无比惊讶的秘密。我们还可以抽出他们所写的一部剧或一首诗，看看如果当着作者的面朗诵，效果会不会有不同。

不过，这又引起了新的问题，我们必须问自己，一本书在多大程度上会受作者生活经历的影响？而拥有这段生活经历的人诠释出的作家又是否可靠呢？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或接受作者本人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同情和反感呢？毕竟，书中所用的语言是那么敏感、极易染上作者的性格色彩。每当我们阅读传记和书信时，这些问题就会向我们压来，但是我们必须自己做出回答，因为要是完全听从他人的偏好来解答如此个人化的问题，绝对是危害无穷。

不过，我们也可以带着另外一个目的来读这一类书籍，不

是为了阐明文学作品，也不是为了和名人混个脸熟，而是为了锻炼我们的创造力，不断推陈出新。书架右侧不是有扇打开的窗户吗？放下书本，远眺窗外，这感觉多么惬意！这些景致，正因为不带任何意识，永远处于一种游离在外的运动状态，反而能带给人鼓舞：马儿在田野里来回奔跑，妇人在井边把水桶打满水，驴子把头高高昂起，发出长长的嘶叫声。而遍览图书馆，大多数的藏书所记录的不过就是男人、女人、驴子生命里的短暂瞬间。

任何国家的文学，在岁月的长河中，总会积聚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它们记载着消逝的时光以及被人遗忘的生命，它们往往通过几近消逝的方言表达出来，听来支吾无力。但是，如果你有兴致阅读这些废旧的书籍，就会惊讶于那些已被遗弃、任其腐朽的人类遗迹，你甚至会被它们折服。可能就是一个字母，却能映照出怎样的奇想！可能就是几句话，却能暗示出怎样的远景！

有时候，一个完整的故事既蕴含精彩的幽默，又带有真切的悲怆，而且情节丰富，仿佛是出自一个大小说家之手，然而，它其实是一个叫塔特·威尔金森的老演员所写。他在回忆

琼斯船长的奇特经历；或者只是惠灵顿公爵麾下的一个年轻中尉爱上了里斯本的一个漂亮女孩儿；或者只是玛利亚·艾伦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伯尔尼医生的忠告而和她的瑞希一道私奔，她叹息着，任由手中的毛衣针掉在地上。

这些故事一点儿价值也没有，说得极端点，则完全是微不足道；然而，当今天的我们重新翻阅这些旧书籍，会发现它们还是那么引人入胜，我们会像对待那些往昔岁月留下的戒指、剪刀以及残破的玩偶鼻子那样，小心地拼拼凑凑——眼前，马儿在田野奔跑，妇人在井边把水桶打满水，驴子发出喇叭般的鸣叫。

但是我们终究会对这种陈旧的阅读材料心生厌倦。尽管威尔金森们、班伯里们和玛利亚·艾伦们能够帮我们补全一知半解的事，我们也不愿费神在旧书中仔细寻找。他们毕竟不具备艺术家高超的整合、删减素材的能力；他们甚至不能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表述完整；他们把原先有模有样的故事修改得面目全非；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事实，而事实是小说最低级的形式。

因此，我们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结束这种虚实参半的叙述想象模式，不再追究人物性格间的细微差别，而是要从更伟大的抽象表达中获得享受，因为，对于小说而言，只有抽象化才能达到更纯粹的真实。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情绪，它是强烈的、笼统的、不囿于细节的，但是需要一些反复出现的齐整节拍来加强气氛。这种情绪的自然表达便是诗歌；当我们几乎能够作诗时，我们也到了阅读诗歌的好时机。

西风啊，你何时吹来？

好让这蒙蒙细雨早些落下。

上帝啊，但愿我的爱人在我怀抱，

我便又可安眠于卧榻！

诗歌的冲击力是如此强烈，如此直接，猛然间，除了诗歌本身带来的震动外，我们什么感觉都没有。仿佛一下子就扎入了深邃的诗歌意境中，而且是完全沉浸其中，周围没有什么可以依附，也没有什么会阻碍我们的遨游。小说带给我们的幻象是逐渐显现的，我们对于它们会产生什么效果也是早有准备。然而，当我们阅读上面的四行诗时，难道会停下来询问诗歌的